

# 水墨徽州

□南京 朱步楼

春夏之交,我和江苏省政协理论研究会的同事去安徽考察。到了皖南,就如行进在水墨丹青的长卷之中,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皖南山区,古村落灿若繁星,徽式建筑民居是水墨徽州的重要载体。著名的“画里乡村”要算是世界文化遗产地西递、宏村了。走近宏村,居高俯瞰,村落就像一头悠闲的水牛静卧在青山绿水之中。村中的人工水系独具匠心,水圳绕家串户,与村中央的月沼相互贯通,山、水、人家相依相伴、佳偶天成、和谐自然。水圳上方隔一段会有一块条石,供来往行人相互避让,体现了徽州人礼让的风尚和徽式建筑的智慧。我们正穿梭于小巷中参观,天空下起了小雨。微风细雨飘来,湿了如虹的拱桥,湿了粉墙黛瓦,湿了雕花的屋檐,湿了高耸的马头墙,也湿润了我的手心,仿佛陷入她如云似雾的温柔里。

徽州民居秉承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理念,建筑物体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黑白两色是其质朴灵

魂。粉墙黛瓦飞檐翘脊,与荡漾在房前屋后的小桥流水一道,镌刻着千百年来的徽式审美,也成了中国人骨子里的徽韵。漫步呈坎,呈八卦图形的村居设计,巷弄纵横交错、老宅墙影斑驳、水塘倒影清澈,仿佛穿越千年的世外桃源。

村落里气势恢宏的建筑一般是祠堂。怀着对先辈的尊崇,我们走进了宏村的汪氏宗祠、龙川的胡氏宗祠、呈坎的罗东舒祠,都是高柱长廊、雕梁画栋。跨过高高的门槛,那一幅幅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的人物故事,浸润美德的家训对联,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门厅庭院,承载了更多关于人生和家园的梦想。

牌坊是水墨徽州的独特标识,它们矗立在秀水灵山之中,静默在苍烟夕照下,成为大美皖南的又一道风景线。这些牌坊,象征着忠孝节义,浸透着显赫威严,记载着风雨沧桑,彰显着历史底蕴。站在牌坊下,研读先贤的褒扬和教化题字,我们品到了儒家伦理的芬芳。

比徽式建筑更令人着迷的是

徽州的文化。古徽州被称为“程朱阙里”,各个家族都尊奉朱熹的《朱子家训》,制定了严格的族规家训,重教崇礼、尊老爱幼、和谐互助、勤劳节俭等礼仪之风传承至今。明清时期,富甲一方的徽商“贾而好儒”“亦贾亦儒”,热衷于投资兴学,书院、社学、家塾遍及城乡,“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于是,人杰地灵的徽州也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文房四宝,徽墨、歙砚、宣纸驰名中外。以浙江、查士标、孙逸、汪之瑞等画家为代表的“新安画派”潜心于山水,寄情于乡韵,让水墨徽州艺术地再现于宣纸之上,在将山水画艺推向新的高度的同时,也使徽州文化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

我们在古徽州考察途中,邂逅一群群游客在网红景点打卡,看到一批批学生在村落边打开画夹写生,也遇见许多外国友人漫步小巷老宅寻古探幽。我深深感到:美到极致的东西,往往都是自然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水墨徽州,既是一幅凝重迷人的画,也是一首抒情动人的诗。

## 老张返乡记

□高邮 姚正安

今天一早,老张打电话给我,说,今天正式搬家,回乡下老家居住。

对于这个消息,我一点不感到突然。这几年,老张围绕回老家居住,已经断断续续与我谈了好多次,他也为这事准备了好几年。

老张与我同乡,彼此所在的村子相隔不足五百米,田埂相连,河水相通。我们在同一所小学读书,小时候就认识了。

后来我俩都通过考试,洗脚上岸,解决了农转非,只是在不同乡镇从事着不同职业。巧的是,二十五年,兜兜转转又到了同一座小城。交流的机会多起来。

老张是独生子,父母在农村生活,老张也曾想让父母到城里来,父母不同意。老张父母一直经营着几亩责任田,其父是木匠,闲时还帮村民做点零活。多年前,老两口用积攒的钱,翻建了一座不小的房子。老张家我去过,是一个四合院,前后两进。屋后是河,河岸上栽了几棵果树,边上还有一块菜地,很清静,也很干净。

老张经常在朋友圈晒出母亲从乡下带来的草菇、蔬菜、大米之类,那晶莹的米、碧绿的菜,直惹得我垂涎欲滴。

老张有一个女儿,大学毕业后

去了国外,在国外结婚生子,已经几年不回来了。每每别人夸他女儿优秀时,老张总是苦笑着,一言不发。也就是女儿出国以后,老张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有一次,闲聊时,对我说,等我退休了,就到乡下,陪护父母。

我当他说说而已,没承想,他动真格了。

最近一次与老张交流是在月头,我们相约午后在一座公园见面聊天。

老张一见我就说,万事俱备,只待时日。我问:什么意思?

老张说,下乡居住的一切准备都已妥当,只等老婆发令开拔。那情绪是激动的,神情是兴奋的。

我问:你下乡就是为了陪护父母吗?

“主要是”他说。父母都已八十多岁,一辈子操劳,一辈子困在乡下,我要让父母尽情享受晚年的时光,为他们做点好吃的,弄点好玩的,春秋天天再带他们到外面转转。

听着老张的话,我为他高兴,也为自己难过。我的父母都已过世,而且乡下没有寸土片瓦。

当然,还会做点别的什么的。老张神秘地放低声音对我说,告诉你啊,我已将前面一进房子改

造成书房,添置几个书架,向乡下的一所学校买了些破旧桌椅,父亲已经帮我整修一新,将家中的千余册图书都搬去了,供乡邻和学生免费阅读。还在书房安装了投影仪等设备,到时候,可以在网上下载些讲座放放。我是学农技的,农忙时,给农民提供一些种植技术方面的帮助,也叫老有所为吧。

老张说得手舞足蹈,激情四射,我被感染了,不自觉地进入他设置的空间。

停了一会,老张又凑近我说,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我老婆也在物色一个项目,她说不能只看着我做,她也要做。噢,不能说,老婆交代了,在她动手之前,不准对别人说,免得别人以为在作秀。

说给我听听,有什么要紧,我保证不外传。

那也不行,我老婆说得对,少说多做,只说不说,退休了,不图名不图利,为家乡为村民们做点实事。

老张的老婆是老师,她能做什么,我想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想出头绪。

回忆着,我立即拨电话过去说,老张,过几天,我去乡下看你。

老张声音洪亮地回复,欢迎欢迎,欢迎你到我家作客。

## 入选箴言

□常州 于晓庆

“五一”节前夕,根据熟人提供的信息,我终于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一本《理想与信念》。这本书并非出自名家之手的经典著作,而是全省千余名机关党员干部的作品汇集,其中就有我撰写的一则箴言,可惜前些年几经搬家和换办公室不知放在了何处。

当年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省委有关部门布置在省市机关党组织中开展箴言征集活动。此时我恰好刚转岗到机关党委,主持日常工作仅有半年的时间,在接到下达这项任务的通知后便琢磨了起来。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我心想要让所有的党员都积极投入到撰写箴言活动中来,我这个部门负责人更应该当好表率。可当真要动笔写时却又犯起难来了,只言片语的箴言看似简单,写起来不比大块文章轻松容易。再加上自己长期从事专业性较强的业务工作,个人经历相对单一,也没做出什么特别亮眼的业绩,更没有惊世骇俗的壮举,所以要写出富有哲理、意味隽永的箴言确实是件比较难的事儿。

想到在将近三十年的工作经历中,自己有一大半的时间在基层

一线,因为单位人员编制及结构状况等原因,在完成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还要根据领导的安排,兼做单位的相当一部分综合文字工作,工作量要比其他同事大不少,好在仗着年轻精力充沛,一直就这样扛下来了。坦诚地说,有时忙起来也难免会抱怨,但回过头去看,明摆着自己得到的锻炼要比人家多得多,所以才有从基层选调到省级机关工作的难得机会。

再联想到社会上流传的“多干多出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类明显带有牢骚情绪的消极言论,我决定干脆就针对这种现象,再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写一条比较励志一点的箴言。然后,稍经归纳便写成了“多干工作就是多经受锻炼、多增长见识、多积累经验。不必计较多干了什么,多干不会吃亏,多干总会得益”这么一小段大实话。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条语不惊心,甚至读起来不是那么朗朗上口的箴言,竟然能从征集活动收到的全省机关党员自主创作的一万余条箴言中脱颖而出,并与其他的一千两百多条箴言一起入选《理想与信念》一书。

而今想来,那分明是一种奖掖。

## 鱼汤泡饭

□南京 周旭

城里人似乎轻慢了鱼汤泡饭,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对庄户人家来说,鱼汤泡饭可是简洁晓畅的难得美味。

在生活偾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家里如果没有贵客光临,谁也不会无缘无故也绝无条件吃鱼肉,大米饭也是。客人登门,鱼肉相待,小孩子是不让上桌子的。等来客把红烧的鲢鱼或者红烧鳊鱼吃得差不多了,盆里还剩下零碎的鱼肉和红香盈盈的鱼汤,我们才敢在母亲的准许下提箸入场,盛点米饭,然后把鱼汤倒入饭碗,用筷子反复地在碗里搅拌,使洁白的米饭均匀地浸透汤汁,那颜色像青春少女脸上的胭脂白里透红。

大米饭没有与鱼汤融合前是紧密地粘在一起的,鱼汤的加入则使米饭里的米粒不再抱团取暖,一个个蹬腿伸腰,分离独立,成为染了红色的珍珠。芬芳的米粒被鱼汤浸润,变得修长硬正。鱼汤漫过头顶,米粒又化身为浓香鱼汤里的欢腾小鱼,它们被鱼汤裹挟着,簇拥着,翻滚着,跳跃着,游向我们等候已久的辘辘饥肠。盈盈一碗间的鱼汤当然不是滔天巨浪,但它引诱并激发我们的味蕾,把我们渴望美味的洪水猛兽放出牢笼,不仅精准地捕捉鱼汤和米饭原始本质的味道,使鱼的鲜香以及姜蒜的辛辣在红唇舌尖间欢快流淌,更使我们食欲如风卷残云,向鱼汤泡饭大开杀戒。不

用照镜子,我便知道,自己的唇边因鱼汤的滋润而饱满放光,周身的毛孔被美食所焕发的满足快乐抚慰得酥痒轻俏。

1981年,当了学校老师后,班级一位学生家住马甸养殖场,那年新引进的非洲鲫鱼刚刚获得养殖成功,我花五块钱请她买了几斤回家以鱼汤泡饭尝鲜。兴冲冲拎着鱼到家,我腆鱼烧锅,母亲掌勺。在我边拉风箱边闻着鱼汤飘香,母亲突然咕咚了一句:你真会花钱啊……听罢,我心中微微一怔,兴味寡然,那顿鱼汤泡饭究竟是何滋味现在倒想不起来了。

在农家的饭桌上,鱼汤泡饭是将军,也是士兵。一顿饭是饱是饿是够还是不够,唯有这一碗鱼汤泡饭!如果有其他的小炒或红烧的硬菜相伴左右,鱼汤泡饭立刻就会相形见绌,失去独一份的光彩。在贫困时期的乡村,鱼汤泡饭天生地具有舍我其谁唯我独尊的霸气,但若全面地以两分法观之,则暴露了不比其他菜冒头抢镜的小家子气。要吃到鱼汤泡饭的真味,必须忠贞如一,不因其他菜肴分散一丝一毫的感知力和注意力。

我忘不了鱼汤泡饭。如今,家里烧鱼,都要来一碗鱼汤泡饭。那是营养加美味、物质和精神的二元享受。家人笑我是守旧的死犟头,他们哪里知道,鱼汤泡饭式的恋旧于我而言是一种精神按摩,它使我身心俱静,温暖而祥和。

## 矿友情思

□南京 沈振华

几年前的初冬,南京石膏矿近千名老矿友于退休多年后故地重游。众多皓首老人欢聚一堂,把酒话当年,共忆往昔战天斗地之峥嵘岁月……

众矿友陆续离席后,三五成群,呼朋引伴地走过芳草地,拾级登上周冲水库大坝,心旷神怡地欣赏如诗如画的湖光山色,大呼小叫地指点曾经日夜相伴的山山水水;思绪随风穿越到半个世纪前,一个个仿佛成了追风少年。

当夕阳西下时,众矿友老泪纵横地相拥而别,依依不舍地离开这片青春激情燃烧于斯的热土。

当众矿友分乘多辆返城大巴

绝尘而去时,沈振华、邱凯溱、石健、王庆顺意犹未尽,决定老夫聊发少年狂,徒步寻访已阔别半个世纪、时常魂牵梦萦的地方——三八队蚕房。

凭着尘封许久的记忆,他们沿着蜿蜒小路,穿过半人高的野蒿丛,终于在荒芜的旷野里发现了废弃良久的蚕房。惊喜之余,他们踏着苍苔,推开蛛网密布的柴门,鱼贯而入。

这四个老人如痴如醉地伫立在残破不堪的蚕房前,喟然长叹:这就是我们当年滚稻草铺的地方?这就是我们雨夜讲鬼故事,冬夜惊闻狼嚎的地方?

良久,当四老人一步三回头地

帐离蚕房时,王庆顺突然对沈振华说:“振华兄,你可是当年矿山的诗人;有人说,回忆是一首诗,此时间不即赋诗一首?”沈振华闻言,不觉技痒,脱口吟道:数九寒天北风吼/枯叶衰草冰覆沟/分配报到石膏矿/汽车停在野路口/举目四顾无人烟/麻雀嬉闹寒鸦啾/迎面走来俩少女/招呼大家随其后/绕过田埂跨坎沟/眼前蚕房真简陋……

邱凯溱当年也是矿上小有名气的“工人诗人”;石健建议他也即赋诗以助兴。凯溱笑道:“眼前有景道不得,振华题诗在上头。”斯言一出,四老人相视一笑;在暮色苍茫中,相互搀扶着向西岗汽车站走去。

#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006 号

投稿邮箱:xinfukan@126.com